

1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奥勃洛摩夫

[俄] 冈察洛夫 原著

叶 辛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勃洛摩夫/(俄罗斯)冈察洛夫著;叶辛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世界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98-4

I. 奥… II. ①冈… ②叶…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063 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7.625 印张 134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作品内容提要

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摩夫养尊处优，视劳动与公职为不堪忍受的重负。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该书细腻地描写了他精神上的死亡过程，表达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奥勃洛摩夫的形象标志着俄国十九世纪“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列宁曾以他为鉴谈到当时苏联社会中的问题：“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摩夫。……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可见该形象深刻的社会概括性。

闕罕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

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批十种

堂吉珂德	原著[西]塞万提斯	缩写陶正
白 鲸	原著[美]麦尔维尔	缩写陆天明
红与黑	原著[法]司汤达	缩写母国政
斯巴达克斯	原著[意]乔瓦尼奥里	缩写袁和平
笑面人	原著[法]雨果	缩写毕淑敏
傲慢与偏见	原著[英]奥斯丁	缩写赵丽宏
巴黎圣母院	原著[法]雨果	缩写李功达
基度山伯爵	原著[法]大仲马	缩写黄蓓佳
简·爱	原著[英]夏·勃朗特	缩写凌力

包法利夫人 原著[法]福楼拜 缩写朱晓平

第二批十四种

死魂灵 原著[俄]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

名利场 原著[英]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

奥勃洛摩夫 原著[俄]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

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英]笛福 缩写郑万隆

双城记 原著[英]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

罪与罚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

安娜·卡列尼娜 原著[俄]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

娜 娜 原著[法]左拉 缩写陆星儿

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

金 钱 原著[法]左拉 缩写毛志成

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英]哈代 缩写刘庆邦

沉 船 原著[印]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

牛 虻 原著[英]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

好兵帅克 原著[捷]雅·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

华夏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663331

欢迎进入 <http://www.hxph.com.cn> 的 BBS 论坛

目 录

作 品 内 容 提 要.....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50
第三部.....	147
第四部.....	198

第 一 部

1

在彼得堡，郭洛霍费街上一幢大房子里。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摩夫躺卧在床上，准备起来了。

这是早晨，八点来钟他就醒了。不过醒来他还不想动，这样躺卧着，对他来说是常态。

他有三十二三岁了，中等身材，深灰色的眼睛，面色既不红润，也不黝黑，也非苍白，实在是一种躺卧过久而形成的肤色。他已开始发胖，明显地这种过早发福也由于他过多的躺卧和缺少运动以及室外的新鲜空气。他这人外观给人的最深印象，便是眼神中那股漠然的对待世间一切事物的平静的目光。

他穿的那件晨衣是完全不讲究的，过了时的用波斯料子做的晨衣，颜色已退尽光泽，有几处还磨出了油光，但是它又软又顺，穿在奥勃洛摩夫身上特别合适，宽大、舒适、十分随意。他的拖鞋也是这种风格，长长的、软软的、肥长地搁在床前，不论他以何种姿势从床上起身，双脚落地时，总是恰好穿进这双拖鞋。

奥勃洛摩夫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斋兼客厅。原始的布置似乎也很漂亮，有红木写字台，两张蒙着绸缎的沙发，一架绣着禽鸟果木的围屏。还有窗帘、地毯、画幅、铜器、磁器以及很多小玩意儿。但只要留神细看，就会发现这些布置和摆设，仅仅只是作为摆设放在那里，实际作用是不大的。且由于东西放得多，又没收拾，房间里显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四壁上蒙着灰尘，画幅边、墙角结满了蜘蛛网，镜子已被灰尘蒙得照不见人影了。地毯脏污了，一条毛巾搭在沙发上，桌面上撒满面包渣，还有一个放着块啃光了的骨头的盘子。

初醒来时，奥勃洛摩夫是想起床、洗脸、喝完早茶后好好处理一件事的：前一天他领地上的村长写来了信，向他报告了一件不痛快的事。前几年村长年年都给他写来令人忧心的信，向他报告着收成不好、欠款、收入减少等等一系列坏消息。他每年都试图有所作为，采取措施，加强管理，最终却每年都因他的慵懒而拖了下来。看到今年的信，他觉得不能再拖了，得果断拿出办法来了。

在床上躺卧了半小时，他没想出办法，倒是想到早茶可以按惯例在床上喝。况且躺着思索并不碍什么事。

于是他就这么喝过早茶，又躺卧下去。

钟敲九点半了，他才吃一惊，于是大喊仆役：“查哈尔！”

查哈尔像通常一样在炉炕上专心打瞌睡，听到主人的喊叫，他像条老狗般嗥哮着，从炉炕上跳下走进房来。

查哈尔是老仆，上了年纪，头顶秃得像膝盖一般，络腮胡的亚麻色里搀着点点灰白色。他穿着铜钮扣的灰色背心，膈肢窝下裂了口、露出一块衬衫的灰色上衣，他这衣服是照着乡下带出来的样子裁制的，因为这种式样是老爷太太在世时去做礼拜时或是做客时他穿的号衣。如今两位老人故世了，查哈尔却仍怀念那种阔绰宁静的生活。现在他只能在奥勃洛摩夫任性的脾气上，才能隐约看到他已故双亲的某些特征和过去显赫的门第了。

查哈尔站在主人面前许久了，奥勃洛摩夫却仍在那里沉思着。他只得咳嗽一声来提醒主人，可是奥勃洛摩夫却问他：

“什么事？”

“不是您叫我了吗？”

“我叫你了？”奥勃洛摩夫诧异地问，“我干吗叫你的？我记不得了，你回去吧，让我想想。”

说完他伸伸懒腰，继续躺着想那封信，又过了一刻钟，他再次招呼查哈尔。

查哈尔进来后，见奥勃洛摩夫仍沉湎在思索里，呆了两分钟，不以为然地斜睨着主人，退出去了。

这回奥勃洛摩夫发问了：“你上哪里去？”

查哈尔抱怨说：“你不吩咐，我干吗老站着呢？”

奥勃洛摩夫不悦了：“把昨天的村长来信给我找来！你把它放哪儿去了？”

“什么信，我没见过。”

“你从信差手里接过来的，那么脏的信！”

“把它放哪儿，我怎么知道呢？”查哈尔一边说一边就轻拍着桌上的纸张和各种物件。

主仆俩从信开始拌嘴，互相埋怨，然后又为找不到信、找不到手帕、为屋子的肮脏和臭虫，奥勃洛摩夫随意地对查哈尔进行指责，查哈尔不是反唇相讥，便是说他到节日之前，自会把一切打扫干净，搪塞不过去了，他就要求奥勃洛摩夫临时雇几个女工，帮助他打扫，他一个人是干不过来的。他知道，每当提到这一点，奥勃洛摩夫就会打退堂鼓了。奥勃洛摩夫怕大动干戈，更怕麻烦。果然，一提这点，奥勃洛摩夫就不吭气了。查哈尔趁机退了出去，而奥勃洛摩夫又一次陷入思索之中。

钟敲十一点，奥勃洛摩夫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没起床，没洗脸，自然什么也没干。他喝叫查哈尔准备洗脸水，仿佛下定决心起床了，可是查哈尔给他拿进来一大堆催款的账单，肉店、菜铺、洗衣房、面包店都等着他付钱，可奥勃洛摩夫还没对过这些账呢。

“唉，”他忧郁地叹着气，吩咐查哈尔，“放在桌子上，我马上就起来，洗过脸就查对。给我预备洗脸

水了吗？”

“预备了。”

“哦，现在……”

奥勃洛摩夫呻吟着，在床上坐起来，真正想起床了，可是查哈尔又给他报告了一个坏消息，房东家的管事打发看门的来，要他们非搬家不可，房东需要这房子了。

奥勃洛摩夫责备查哈尔：“你干吗老盯着我？这事你对我说三次了！”

查哈尔说：“可东家在盯住我啊！”

奥勃洛摩夫道：“对他们说，我们搬就是。”

“他们说，你答应一个月了，尽不搬，他们要报告警察局了！”

“让他们报告好了。”奥勃洛摩夫说，“过三星期，天气暖和了，我们搬……”

主仆俩又为搬房子的事拌嘴争吵起来，奥勃洛摩夫再次把起床的念头搁一边了，争了一通，查哈尔被他打发了出去，他歪躺着闷闷地费神思索开了，事儿真多，他不知该思索什么，是村长的来信，还是搬房子，还是查对账目？他真觉得烦恼死了，不时感慨叹息：“唉，老天爷，生活不让人安宁，什么事儿都磨人。”

正烦恼着，前室里门铃响了。

奥勃洛摩夫愕然裹紧了晨衣：“哦，已经有人来了！而我还没起床，真丢人！可这么早，会是

谁呢？”

时已近中午，他仍躺在床上，好奇地望着门口。

2

进来的是伏耳柯夫，一位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的青年，他有二十五岁左右，打扮和穿著得完美无疵地漂亮，不论是脸庞、手套、衬衣、燕尾服都令人目眩，背心上还斜挂着一条精致的挂着很多小玩意儿的表链。

他用细麻纱手巾抹着脸，手巾上的东方香水味似乎特别令他着迷，他闻了闻，走近奥勃洛摩夫：

“你好，奥勃洛摩夫！”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奥勃洛摩夫摆手道：“你才从冷地方来。”

“哦，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伏耳柯夫一边理解地说，一边在找可以放帽子和安顿自己入座的地方，但他四处看了个遍，终于决定仍旧站着，不要坐下去。这屋子里的灰尘太多了，“你竟还没起床，这穿的是什么长袍，人家早就不时兴了！”

“这不是长袍，是晨衣。”奥勃洛摩夫却很喜欢地把自己裹得更紧些。

他俩寒暄着，由身体说到衣着，伏耳柯夫向奥勃洛摩夫炫耀着自己的燕尾服骑装，又郑重其事地

告诉他，今天是五月一日，彼得堡有重要的活动，他和郭留诺夫一家都要上叶卡德琳霍夫去。他询问：

“你打算怎么去？是步行，还是坐车？”

“唔，”奥勃洛摩夫摇头：“我什么也不。”

伏耳柯夫惊愕地问：“人人都要上那里去，伊里亚·伊里奇，你怎么啦？五月一号不去叶卡德琳霍夫！”

“并非人人都去的。”奥勃洛摩夫一副懒洋洋的腔调。

伏耳柯夫一再怂恿他去，一再地提到郭留诺夫。迟钝的奥勃洛摩夫都奇怪了，他自言自语般问：

“您为什么老提起郭留诺夫家？”

伏耳柯夫挨着奥勃洛摩夫在沙发上坐下：“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能保证吗？”

“当然。”

“我……我爱上丽迪亚了。”伏耳柯夫低声说。

“好极了！很久了吗？她似乎很漂亮吧？”

“已经三个星期了！”伏耳柯夫幸福地叹气道，“密沙也爱上达欣卡了。”

“哪一位达欣卡？”

为奥勃洛摩夫竟然不知道全城为之发狂的达欣卡，伏耳柯夫大感诧异。他说他要陪密沙去看芭蕾舞，还要上丘米涅夫公爵家吃午饭，客人多得不得了，而且还要举行舞会，表演活人画，他不能陪奥勃洛摩夫吃午饭，他的交际太多、太忙，晚上他要去

穆沁斯基家，半城的人聚在他家高谈阔论，还有梅兹德罗夫家，那里只读一个题目：艺术。星期四在萨文诺夫家吃午饭，星期五是马克拉申家，星期日是维约兹尼可夫家……

伏耳柯夫津津有味地说着，奥勃洛摩夫却觉得这是多么无聊，整日里东奔西忙，难道不腻烦吗？

“腻烦！怎么会腻烦？这才有趣呢！”伏耳柯夫逍遥自在地道：“早晨看看书报，一个人必须知道一切新鲜事物。感谢老天爷，我有一个不必天天上班的差使……然后，不是俄国剧院、便是法国剧院里到了一位新的坤角。快演歌剧了，我要去定座位。而现在在恋爱……夏天快来了，我们要去密沙的领地住一个月换换空气，打打猎，和邻居们举行田野舞会，在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唷，我该走了……”

仿佛生活中的好事尽围着伏耳柯夫打转，他兴高采烈地说着，在布满灰尘的镜子里前前后后照了照自己，向奥勃洛摩夫告辞。

“稍等，”奥勃洛摩夫挽留他说，“我想同你商量点事。”

伏耳柯夫没心思听，却又在临走前向奥勃洛摩夫炫耀新置的打扮用的巴黎松紧带，还有折了一只角的名片。终于，他走了：

“……我还有十处地方要去。老天爷，人生在世多么快活啊！”

奥勃洛摩夫却不这样想：一天上十处地方，真

是不幸。他觉得闹闹恋爱，那倒不坏，在乡下采花、划船，确实不错。可是，一天要上十处地方，真是不幸。

他一边做出结论，一边转过身去躺平，他庆幸着自己不需要东奔西跑，没啥奢望，就躺在这里，保持着自己的恬静与人的尊严。

一阵新的门铃打断了他的思忖。

第二位客人是奥勃洛摩夫原先的同事苏特宾斯基。他穿一件墨绿色有纹章纽扣的燕尾服，黑胡子围住一张洁净的脸，久经风霜的脸上有一对困倦而安详的眼睛，浮着一片沉思的微笑。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您才从冷地方来。”奥勃洛摩夫虽然欢迎这位老同事，却仍然这么叫。

苏特宾斯基踌躇满志，他以抱怨的口吻诉说公事的繁忙，却不无得意地告诉奥勃洛摩夫，他已升任科长，不需十点钟去上班，十二点钟才坐车去。但是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在家，十二点到五点在办公室，甚至晚上，他都没空。他得按部就班地办事，期待着升任更高的职务，他现在收入也很可观，各种补贴和奖金、出差费加起来，总共五千卢布出头了，相当于一位意大利歌唱家了。但他还觉钱不够用，只因他在秋天要结婚了。

奥勃洛摩夫为老同事高兴，关切地问：“真的吗？和谁？”

“是和穆拉申娜小姐。你记得吗？你在我那里喝

过茶，大概见过她的。”

“不，我记不得了。”奥勃洛摩夫说着，又问，“很漂亮吧？”

“不错，长得很好看。你若是高兴，我们一起去她家吃饭。”

“唔，”一听说要挪动，奥勃洛摩夫就犹豫起来，“好是好的，不过……”

苏特宾斯基说：“下星期吧。”

“好，好，下星期，”奥勃洛摩夫快活了，“我的衣服还没做好。哦，是一头好亲事吧？”

“不错，她的父亲是四等文官，他给她一万卢布，官邸是公家的，他分给我们一半整整十二间房子。家具、灯火和取暖设备也都是公家的，还可以住……”

奥勃洛摩夫认为同事很走运，多少有点儿眼红。苏特宾斯基邀他在婚礼上当男傧相，奥勃洛摩夫一口答应。他们又一聊起其他同事，而当奥勃洛摩夫想请苏特宾斯基帮忙出出主意时，这位同事连连摆着手告辞了。

奥勃洛摩夫一边目送着他一边想：“他是陷在官场里了，直陷到耳朵边了。对其他的一切都不会再感兴趣，可是他会出人头地，慢慢变成幕后人物，取得高官厚爵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前程！可是把人糟蹋了，简直是浪费！他会生活一世，而内心里有许多东西就不会觉醒了……但是从十二点到五